

物欲世界中的温情

——评徐则臣的短篇小说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》

／【上海】杨剑龙

徐则臣是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的年轻小说家，这位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锐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《天上人间》《夜火车》，小说集《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人间烟火》等。他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、首届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2007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、上海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。

徐则臣以创作的勤奋和体察的深入见长，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认为：“徐则臣的写作，已经充分显露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能力和气象：他对充满差异的生活世界具有宽阔的认识能力，对这个时代的人心有贴切的体察；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具有充分精神和艺术准备的小说家，他对小说艺术怀有一种根植于传统的正派和大气的理解，这使他的小说具有朴茂、雅正的艺术品格。”（《徐则臣评集》，《百花洲》2009 年第 6 期）被列入中国小说学会 2010 年小说排行榜的短篇小说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》，就呈现出其对生活世界宽阔的认识能力，呈现出其对人心贴切的体察。

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旅途的经历，都曾有过在火车车厢与人交往攀谈的记忆，徐则臣却捕捉住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情景，写出了物欲世界中的柔柔温情。这是一对素昧平生的男女，相遇在火车车厢里，因为“他”慢性支气管炎的剧烈咳嗽，“她”给了“他”咳嗽药。为表达谢意，“他”请“她”去餐车吃早饭，这两个陌生人相互诉说自己的故事：“他”与妻子吵架，在楼下凉椅上睡着了，遭到雷雨被浇出了感冒，支气管炎发作，与妻子离婚后还没好利索；“她”的丈夫是局长的司机，被冤枉关进了陌生城市的看守所，她前来探望被关押的丈夫。

在大千世界中，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有着诸多的偶然性，因为咳嗽，因为咳嗽药，这两个陌路男女相识了，后来“他”经过“她”居住的城市，打电话想见“她”，却被拒绝了。这次“他”决定先下车再说，“她”的手机已停机。找到“她”工作的新华书店，说“她”已调去航运处，“他”去航运处找到了“她”。他们在茶坊喝茶，“她”告诉“他”被冤枉关了八个月出来的丈夫晋升了副主任，实权在握的副主任在外面玩女人，却理直气壮地说不就是玩玩嘛，又不是跟她们结婚生孩子。他们一起去饭馆吃饭喝酒，“她”送“他”回旅馆，“她”要穿仙黛尔内衣给“他”看，“他”将仙黛尔内衣放进了纸袋。

小说如一束夜来香，在充满物欲色彩的世界里沁出些许淡淡的暗香、柔柔的温情。小说中的“他”与“她”有着同病相怜之处：“他”的性格好静，妻子却爱动，“有时间就折腾，逛街、美食、美容、旅游、看演出”，妻子单位组织去海拉尔旅游，可以带一个家属，“他”却拒绝参加，性格上的反差使他们最终离婚，“他”成为一直走在路上的“资深驴友”，“他”去许多陌生的地方周游，觉得离原来的生活越远内心就越安宁。“她”二十三岁不顾家庭的反对，半夜跳窗逃跑而结婚，丈夫对“她”海誓山盟，“她”去陌生城市探望被羁押的丈夫，出狱后升迁的丈夫却在外面玩女人，“她”以“各种时髦的衣物、昂贵的化妆品和加倍的风情借以回到过去，回到爱情完满的幸福生活里去”。

徐则臣曾在答记者问时说到他的小说创作，他认为：“小说中可能会涉及一些现实的苦难，可能会比较荒诞，但苦难和荒诞本身不是我想表达的，我想表达的只是‘人’，是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。”（王明明：《徐则臣答〈时代信报〉记者王明明问》，《时代信报》2009年11月20日）在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》这篇作品中，虽然也写出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，但是作家更注重的是人与人、人与世界的关系。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遇到了诸多坎坷与磨难，大多缺乏倾诉的对象与机会，这两位陌路男女由于咳嗽与咳嗽药，他们有了相互倾诉的机会，有了相互同情怜悯的可能。小说似乎并没有寄予倾诉、同情以外更多的拟想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仅在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一位可倾诉的对象。小说在没有任何情色的描写中，写出了现代人内心的苦痛与难以倾诉的悲婉，也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真正了解的艰难，从而在某个角度表达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尴尬与遗憾。

徐则臣谈到其小说创作的经验时认为：“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……它的吞吞吐吐不是结结巴巴，不是词不达意，而是弃绝喧嚣和浮躁，删减杂草和不必要的枝蔓，让每一句话都力求及物。”（转引自张莉：《一个人的乌托邦》，《信息时报》2008年6月22日）吞吞吐吐的叙事策略成为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

上》的一个特点。小说描写的并非是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书生与琵琶女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，而是描写陌路男女在物欲世界里的交往与同情。作家将这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交往也写得吞吞吐吐，小说从夜半车厢里的咳嗽写起，将压抑不住猛烈发作的咳嗽写得细致入微，为两位陌路男女的交往做了铺垫，插叙“他”与妻子的性格冲突和争吵，再顺叙“他”为感谢咳嗽药请“她”共进早餐而相互倾诉。最后写“他”两年后去寻找“她”，见面后“她”的倾诉。在这对男女一起喝茶喝酒以后，“她”送“他”来到旅馆房间里，“她”拿出仙黛尔内衣要当面穿给“他”看，“他不说话，站起来把仙黛尔内衣装进纸盒再放进纸袋”。小说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，只是在平平常常的人生故事中，写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倾诉与同情，也写出没有归宿的人们一直在路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。

徐则臣谈到其小说《小城市》的创作时说：“从构思时开始，我就跟自己编故事的冲动较劲儿，我提醒自己：平实，真诚，沉切。这小说只需要这六个字。”（徐则臣：《持之如心痛——〈小城市〉创作谈》，转引自徐妍：《“新生代”作家需要增强经典意识》，《文艺报》2010年12月29日）其实，这也可以看做徐则臣小说创作的一种追求，追求创作的平实、真诚、沉切，这也成为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》的另一个特点。小说对于情节的叙述、对于人物的刻画都显得平实而真诚，夜半车厢里难以克制的咳嗽，答谢咳嗽药请吃早餐的相互倾诉，两年后再次见面时的攀谈与同情，都是客观生活的平实叙写，作者没有煽情、没有夸饰，只是用生活化的语言展开叙述，尾声中“他”对于“她”当面穿内衣的婉拒，也显得朴实坦诚，没有任何虚伪做作。小说中人物的刻画也呈现出生活的平实真诚：“他”从追求书斋丰富安宁的生活，到离婚后成为一个一直在路上孤独的“驴友”；“她”从为幸福而满足，为丈夫被冤枉而哭泣，到被丈夫的变心而苦恼；“他”的妻子“像不死鸟一样热衷于满天下跑”。小说中最值得关注的是“她”的丈夫，他从原先被冤枉关进看守所八个月的局长司机，晋升为有实权的副主任，他向人们宣告他在看守所的苦难经，他常常撩起衣

服让别人看伤痕，他将妻子从新华书店调进航运处，他忘却了过去爱情的海誓山盟，他在外面玩女人，被发现后“他供认不讳，玩玩而已，他不会当真，希望老婆也别当真，就当自己老公的下半身临时借别人用一下”。小说在平实、真诚地叙述情节、刻画人物中，却见出作品的深切之处：既写出物欲世界对于人的性格与灵魂的腐蚀，也道出对物欲世界中温柔温情的渴望。

纤敏的感受、细腻的叙写是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》的第三个特点。阅读该小说，对于夜半难以抑制咳嗽的描写深深吸引了我，如此细腻、逼真、传神！开篇写道：“车到南京，咳嗽终于开始猛烈发作，捂都捂不住，嗓子里总像卡着两根鸡毛。”将“鸡毛”拟作咳嗽时嗓子里的感受，生动而传神。“但是躺下来后他绝望地发现鸡毛在长大，像蒲公英一样蓬松地开放，像热带雨林里的榕树见缝扎根，从气管往下，整个胸腔乱糟糟地灼辣。”又以蒲公英蓬松地开放、榕树见缝扎根生动地写出咳嗽的难以抑制，在具有诗意的语言表述中，以细腻的叙写绘出纤敏的感受。作家写“他”的妻子的好动：“……她一个人出门，喀喀喀到这儿，嚓嚓嚓又到那儿，忙着在网络上搜集能让她出门的理由，或者找一帮驴友，背包、登山鞋、拐杖、野外帐篷，满地球乱跑。”将妻子喜欢旅游到处跑的性格生动地勾勒了出来。作家描绘“他”

离婚后独自去海拉尔的感受：火车穿行在夜间大草原上，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将窗户打开，长风把他吹了个透。“关上窗户坐下来把凉气一点点呼出来，他有身心透明之感，如同换了个人。他的压抑、积虑和负担突然没了，层层叠叠淤积在他身体里的生活荡然无存。”感受的纤敏、叙写的细腻，将“他”性格的转变写得栩栩如生令人信服。

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对徐则臣的评奖词中说：“徐则臣的写作敏锐、正直、宽阔。他的小说，正视人类经验的复杂，体认卑微人生的艰难，也珍视个人成长史上的创伤记忆对自我的影响和塑造。他以一种平等的思想、冷静的观察介入当代现实，并以叛逆而不失谦卑的写作伦理建构个人的历史，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。”（《南方都市报》2008年4月14日）通过徐则臣的《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》，我们可以以一斑窥全豹，小说通过两个陌路男女的交往，写出对物欲社会的温柔温情的赞叹与期望，同时也表达出每一个人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的心声。■

作者：杨剑龙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著有《旷野的呼声：中国现

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》《放逐与回归：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》等。

编辑：王朝军 zhengshi5@sina.com

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

／【上海】徐则臣

1

车到南京，咳嗽终于开始猛烈发作，捂都捂不住，嗓子里总像卡着两根鸡毛。他间隔两三分钟钻到被子里用力咳一次，想把鸡毛弄出来，可是刚清爽几秒钟鸡毛又长出来，只好再钻进被子里。现在十二点刚过十分钟，车慢下来，南京站的灯光越来越明亮地渗入车厢里。其余五张硬卧上的乘客都在睡觉，他在左边的中铺上坐起来，谨慎地伸手去够茶几上的保温杯。喝点热水润一润会管点用，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日常经验。中铺低矮的空间让他不得不折叠起上半身，嗓子眼里的鸡